

20

SHEHUIXINWENXIAOSHUO

世纪社会新闻小说

# 特务生涯



李株 龚午峰 杨惠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 特务生涯

SHEHUIXINWENXIAOSHUO

李株 龚午峰 杨惠 著

[津]新登字(90)002号

特务生涯

李株 龚午峰 杨惠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07000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

ISBN 7-5306-1596-3/1·1428 定价:5.50元

## 内 容 提 要

李茂堂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

他是国民党“中统”派驻西安的情报专员，又是中共驻西安情报处副处长；他吸毒、纳妾，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而内心里却始终恪守共产党员出污泥而不染的信条；他一面为“中统”提供情报，得到蒋介石、陈立夫乃至“军统”头子戴笠的赏识，一面又为我军我党搜集敌情，保护了我党高级领导人免遭杀害，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在宣布他是共产党员的时候，胡宗南决不相信：他不是西安特务潜伏组组长吗？而中共亦难以确认：他是谁派进敌人心脏进行情报工作的呢？直到他死了三十年后，他的墓碑才刻上共产党员的字样。

李茂堂的特务生涯疑雾弥漫扑朔迷离。

## 目 录

一	恩仇上海滩	1
二	星沙奇遇	19
三	寻寻觅觅	36
四	置之死地而后生	51
五	青云直上	62
六	肖玉	71
七	牛刀小试	78
八	狼齿	84
九	“工作夫妻”自多情	108
十	二救“邢彪叔”	124
十一	麦加朝圣	131
十二	洪门大哥	149
十三	神秘电波	159
十四	三救“邢彪叔”	166
十五	绝密材料何处觅	179

十六	孤鸿无栖 乱云飞过.....	190
十七	大风起兮云飞扬.....	215
十八	后退一步是悬崖.....	231
十九	彷徨“西北王”.....	242
二十	唐都晓月.....	257
二十一	咸阳桥畔静悄悄.....	268
二十二	微笑着回过头去.....	285

## 一 恩仇上海滩

一声长笛，火车缓缓驶出西安车站，隆隆东去。

李茂堂坐在临窗的座位上，举着一张报纸，似在看报，其实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他这次与省委军事部长向越专程赴沪，是要去找省委书记杜平，找党中央，汇报一下陕省红军惨败的实际情况，寻求党的指示。行前，他和向越商定了去沪与组织接头细节，向越甚至指示他：如果情况有变，就打进敌人内部。他亦有此愿望。陕南红二十九军的全军覆没，不就是由于内奸的出卖而造成的吗？他恨特务，内奸，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他还是希望能找到杜平和党中央，得到指示，回陕继续斗争。当特务，当然是共产党的特务，那是迫不得已的下策，而且向越的态度并不明朗。

向越坐在另一个车厢里。他衣冠楚楚，神态悠闲地嗑着瓜子。

他俩虽同赴一地，但不能坐在一起。白色恐怖几乎弥漫了整个中国，何况向、李这两个国民党悬赏通缉的大人

物。向越自不待言。李茂堂 1926 年由罗承运介绍入党后，曾任中共安康地委书记，西安市中央电报局书记，红二十九军举行暴动，李茂堂又作为省委联络员去秦巴山区指导工作。二十九军因内部反水，李茂堂与一团团长刘绪金突围出来，只见城里到处贴着悬赏告示，画着他的头像。那头像画得很丑陋，李茂堂看过。其实李茂堂仪表堂堂，穿着长衫，戴着礼帽，一副大墨镜遮住了矜持的目光和半张脸，俨然一个商人形象。他已经吃过一次亏，他不能不防尾巴盯梢，尤其在这关键时刻。

在列车快到真如车站的时候，李茂堂才站起来，向向越的车厢走去。向越仍然嗑着瓜子，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下走过来的李茂堂，转脸看着窗外。

“先生，这座位有人吗？”

“没有。”向越没抬眼。为了避免引起注意，这都是事先约定的。

“可以坐吗？”

“请便。”

李茂堂点火吸烟时，睥视周围，瓮声瓮气地说：“先生！快到上海了！”

向越悄声问：“有尾巴没有？”

李茂堂摇摇头。

“我们分头寻找。暗语、时间、地点、你记牢没有？”

李茂堂轻声复述了一遍星期六、四点半、豫园、花香



鸟语。

“每星期三我们在大世界三楼碰面。不是特殊情况别到我寓所来。”向越说。

到上海已经近一个月了，李茂堂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半都到豫园的点春堂前的那条长椅上坐着看报，但一无所获。这期间，他曾去大世界三楼找过一回向越，向越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是指示他耐心等待。

第四个星期六，李茂堂正在看报，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问：

“先生，几点了？我的表停了。”

“四点半。”

“这里花香鸟语，独自读报倒也快活。”

李茂堂怦然心动，但仍故作镇静：“我在等人。”

那人看了一下四无人，问：“尊姓大名？”

“姓郝名萸，草字头加个夷字，双读音。”

两个人紧紧地握手。李茂堂问那人姓名，那人摆了下手，示意跟他走。刚走到豫园的门口，那人一甩头，突然从门后跳出一个大汉，不容分说把李茂堂塞入一辆刚开过来的汽车，疾驰而去。

李茂堂是被蒙上眼罩拉到一个小院的。一下车，李茂堂就喊起来：“你们凭什么绑架我？”

那中年男子也不说话，把李茂堂推搡着进了楼，在一

个客厅坐下，才给他解下眼罩。

“侵犯人权，我要诉诸社会舆论！”

中年男子只淡淡一笑，说：“李茂堂同志，我们等你等了很久了。你也着急了吧？”

李茂堂知道已经被叛徒出卖，俯仰之间他又一次沦为阶下囚，他难抑心头的愤慨。以前，他在陕时曾被敌人逮捕过，他逃跑了。在红二十九军，他差一点送了命。这次，他不知等待他的将是何种结局。

中军男子递过一张悔过书。李茂堂拒绝签字。他被带到刑讯室。李茂堂对那些刑具不屑一顾，凛然说：“我准备承受一切！”

中年男子耸了耸肩，把他又领回客厅，说：“我让你见一个人。”

这时，门开了，进来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人，很斯文的样子。李茂堂不认识他。两个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下，那人赶紧把目光移开。中年男子微笑着说：“依二位先谈谈。”说着推门出去了。客厅里只剩下李茂堂和黑边眼镜两个人。

“我们本来有机会认识的。”黑边眼镜说。

李茂堂沉默不语。

“我是说——我们本来有机会认识的。”

“你最好少说废话。”李茂堂报以轻蔑。

“但是在这种场合下会面，对你和我都是一种不幸。”

他措词极为文雅。极少有人知道，他当时在文坛上还是位小有名气的海派作家。

李茂堂再难容忍，愤怒地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

黑边眼镜不慌不忙地说：“这是国民党本部党务调查处上海分部负责人方恭的客厅，我……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杜平。”

“什么？你就是杜平？”李茂堂睁大眼睛，无比惊愕。

“作为共产党省委书记的杜平，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是国民党分部特派员。”

李茂堂跳起来扯住杜平的衣领，骂道：“叛徒！叛徒！”

一任李茂堂撕扯，杜平依然安之若素：“我听从了命运的安排。”

“原来我们寻找的就是叛徒呀！”李茂堂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以前，他虽然没有见过杜平，但对于自己的上级，他是充满了敬意的。然而现在，他千里迢迢来寻找的人，背叛了革命，成了断了脊梁的癞皮狗！他慢慢地放开杜平，凛然说：“要杀就杀，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也是被别人出卖的，”杜平说，“党中央已不复存在了，至少在上海不存在了，共产党中央已跑到江西的大山里去了。”

李茂堂义愤填膺，对于叛徒，他只觉得厌恶，他一句话也不想说。杜平却不然，滔滔不绝地说着。看来，他是

想以现身说法来感化李茂堂，换取他的新主子方恭的欢悦。他扔给李茂堂一张报纸，醒目的大字标题映入眼帘。

——缉获共匪要员顾顺章

顾顺章是谁？李茂堂愤然推开报纸。

杜平说：“顾顺章是中央常委兼敌工部长，掌管全部交通网。他把我出卖以后，我真是难过极了。冷静思考之后，我仍然认为是中央没有来得及通知。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你刚才说‘我们’，另外一个人是谁？”

李茂堂继续沉默，而杜平更步步紧逼：“我并非讯问你。他们已经知道那个人是敌工书记、军事部长向越。并且早在恭候他了。”

李茂堂的火气重又发作：“你这个贪生怕死出卖同志的败类！话说完了，你赶快滚吧！”

杜平并不动容，慢慢站起来：“我最后一句话是：即使你从这里遍体鳞伤地出去，党组织能相信你吗？”

方恭进来。方恭即指挥绑架李茂堂那个中年男子。

“依先生都听好了。”

“我想你也都听到了。”

“没有必要。最好还是彼此说实话。你回旅馆考虑考虑去吧，什么时候想好了都可以。你也还是自由自在的。”

很晚，李茂堂才回到旅馆，静下来才真正觉得孤单痛苦……短短一个下午，他从悬崖跌向深渊，怎么办？他还

不到而立之年，如果方恭以死相胁，他毫不畏惧。现在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竭力动摇他，党中央也许真搬走了，不然为什么不来接头。那个文质彬彬的败类真是省委书记杜平？这人知道接头暗号，还了解他的历史、党内的历史。想到这里，他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李茂堂坐卧不安，躺着，接着又坐起来吸烟，刚吸两口又掐息，在屋内踱步，犹如一头困兽。

一连几天，李茂堂在旅馆里苦思冥想，要死还是容易的。要活，当叛徒就是。不！最困难的是不毁灭、不背叛，继续做有意义的事。向越不是说：哪怕钻到他们内部去，不畏艰险而且见机行事吗？他眼前立刻明亮起来：既然敌人可以打到我们中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打到他们中去！他的主意已定。

李茂堂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赶快与向越接头，把情况告诉他，但方恭派来的两个保镖时刻不离他半步。如果他真的与向越接触，就必然中了敌人欲擒故纵的奸计。李茂堂的审慎是非常必要的。星期三到了，一大早他就喝酒，酒后邀两个保镖一块到大世界散散心。

大世界喧杂热闹人流如蚁。李茂堂在前边走，两个保镖在后边跟着。人群中，他终于与向越四目相视。只一瞥之隙，李茂堂就看出向越的不安。他自己却故作淡漠，掏烟请两位“保镖”吸，然后把空烟盒揉揉，又踩一脚毫不介

意地向墙角踢去。看了一刻滑稽剧，就回旅馆去了。

内心紧张到极点的向越，也斜着李茂堂每个动作。在他们下楼以后，趁机捡起那个皱皱巴巴的烟盒，迫不及待地钻进厕所，把烟盒展开。

——母不在，我住院，速离沪！

夜里。李茂堂觉得那两个特工在窥视、在窃笑……他装做酣睡，实际上却思绪万端。他要一口口地啃噬自己的心，吮自己的血，一步步地改变自己。

过了两天，李茂堂见到方恭，表示愿意合作。方恭满脸堆笑，立即掏出一张“悔过书”来，让李茂堂签字。

李茂堂拿出自来水笔：“我只想在我自己写的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脱离关系的声明上签字。我先加入共产党以后又加入国民党，双重身份……”

“这个……不妥善吧！”方恭沉吟着。

“我注重行动！”李茂堂没了笑容，句句斩钉截铁。

“怎么行动？”

“我是跟随临时省委书记、军事部长向越来沪和杜平、中央取联系的。我知道他的住址。”

“好。说下去。”

“他住法租界东新桥统大旅社。”

“从租界内请人，不经过巡捕房不太便当哩！”

“我先诱他出来散步！”

方恭略一迟疑：“一起去吧！你只要同他走出旅社就不必管了。我们有办法把鱼拉上来。巡捕房的事我自有安排。”

去法租界抓向越时，李茂堂忐忑不安。无论向越是否走掉，他都得担风险。

“有这个人，”帐房回答，“他前两天结帐走了。”

李茂堂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但他当时竟是目瞪口呆，一副十分失望的表情。

事情的发展意外的快，徐恩曾来电祝贺：虽然没有抓到，证明并非妄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由方恭代为设宴，祝贺李茂堂的合作。

真没想到他和方恭、杜平杯酒言欢。

李茂堂知道，从此，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务生涯开始了。

方恭和杜平纳闷，向越怎么无踪无影了？两人推测，一定是向越暗中看到我们请李茂堂了，或者是李茂堂走漏了风声……但久思不得其解，只好暂时作罢。这天，趁给李茂堂训导之机，杜平对李茂堂说：“你尽呆在寓所里抽烟可不好。闲时随便到哪里玩玩，活动活动身体。”

李茂堂迟疑了一下，说：“那些情报课程已经安排得很紧了。”

“那——出去玩玩还是必要的。”

“我也无处可去，还有……”李茂堂伸出两个指头便不说了。

“我都明白。那是为了你的安全。你不愿意就撤。大上海可玩的地方满多，你还有个同乡呢。”

“谁？”

“刘志宏。”

李茂堂与刘志宏是罗承运、林达夫同时介绍入党的。这天，他逛了城隍庙、动物园、龙华风景区，思考再三，才决定去找刘志宏。

杜平提供的地址是九江路“志宏诊所”。他走进去，一个病人也没有，就对一位护士模样的妇女说：“我找刘志宏先生。”

“谁呀——乡音这么重？”一个刚入中年的男子从里屋出来，审视了一下，惊讶地说，“这不是茂堂兄么，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什么风——杜平！”

刘志宏一愣，前些天，杜平来过一两次，只是看病。他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李茂堂见状，不客气地说：“咱们当面鼓当面锣，有话直说——你这里没外人吧？”

“外面那位就是贱内，我让她看着点。”

李茂堂单刀直入把事情托出，只保留关键之处，最后说：“说吧，还想从我身上套点什么？”

刘志宏如坠五里雾中：“你说的事我可一点不知道。”



杜平来过一两次，都是看个伤风感冒病，拿点小药。我们没发生过党的联系。向越根本没来过。”

“我不相信。”

“你想想看咱们是啥时入党的？杜平又是啥时才当省委书记的？我大革命前来到上海，经过四月事变（四·一二大屠杀），我早脱离……”刘志宏不说了，审度着李茂堂。

“说呀！”

“你先把自己说明白。”

李茂堂忖度不说向越和他在真如站那一幕，很难取信刘志宏，就没有隐讳，说后指着心口，“我这里没变。”

刘志宏说：“我早已脱离了陕西的关系，转到江苏省委。所以同杜平、向越都没来往。这，也包括你。”

李茂堂想：杜平为什么叫他到这里来？叫他认一个陕西老乡，是什么意思呢？他一时有些糊涂。但李茂堂断定，刘志宏并非方恭的人，杜平并不了解刘志宏的真实面目。

十多天过去，未发生什么意外。杜平只淡淡地问过一次，再未多说。意外的事发生在李茂堂再次与刘志宏会面时，有人来访。这是个女人，二十多岁，瓜子脸，衣着华贵而不流俗。

刘志宏小声介绍说：“这位是与我一块入党的李茂堂同志，这位是胡翩同志，她是共和元老李某人的如夫人。”说到这里，胡翩脸上飞过一层红晕。

“你好！李先生！我们过去没见过。”胡翩说。眼睛紧